心經發揮 壹

共四

心經發揮卷之四

周子養心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

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又曰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盖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

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 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建安葉氏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爲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慾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慾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慾矣

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

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
用力處矣　問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便是無欲
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　又問比主一之敬如
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
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撒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
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又曰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乾靜虛中涵
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
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　問
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
塡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

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
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
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
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
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
直曲則私私則狹　又曰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
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
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以明字爲
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　又
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
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

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
處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
上求功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
○勉齋黃氏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
則一爲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
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
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靜
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
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
飮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面前許多物
苟有一念掛著底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

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又曰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動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爲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靜當以

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矣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曰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又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下句是用功處○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彛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於外而言語來誘化聽

所以就性上說○又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亦是不好至緊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蓋曰久而誠矣○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爲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動之於身○又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

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只是須要自家下工
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克去己私無非禮之
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
麼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又曰言箴
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是靜
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下云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
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
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又曰思是動之微爲是動
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
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

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
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
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
則裕莫是緊要否曰要在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
是生死路頭○又曰四書成看時見只是平常說話通
乃覺其旨意精密眞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
血者○白雲許氏曰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
屬聽讀書爲學佁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
於事物之來應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學問之差
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則不可救藥矣聽言
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范氏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問范從誰學朱子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似德地說話人也多說得到須取他則甚曰正爲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雲峯胡氏曰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銷

爲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

書齋壁以自警云

朱子曰守口如甁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參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是不要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問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別曰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參他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

去又要做此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
下面說箇心不走作○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
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何解迫切今未
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
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戰未曾
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
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
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
學者當如何也○勉齋黃氏曰此箴是從粗說入
精從淺入深又曰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是一篇綱
領○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北溪陳氏曰其非謂

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處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以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變亂三綱淪九法斁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不敬之爲害端的處凜乎甚可畏而非理明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可謂切己箴之救人免陷於夷狄禽獸之歸也○西山真氏曰敬之爲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臨川吳氏曰敬齋箴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

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南軒張子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卽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

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西山真氏曰晦庵之箴南軒之銘其言敬之義至矣盡矣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朱子自序云爲程正思作

朱子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此流出乃善○又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無下手處也○勉齋黃氏曰心者神明之舍虛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物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爲吾心之累也此心一爲物欲所累則昏逸流蕩失其至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氷如捧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則成

卽存存而道義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
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
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何
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緖鼓其
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
以求放心之要旨歟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
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
且狂苟賤汚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嫚人
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祗慄厥心有幽
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悠其敢

或怠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之正理○問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又曰尊
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擡奉它相似○問如何
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又曰不
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何從而進○又曰尊德
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
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
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

謬理義則曰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
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
又不可以不致知○又曰尊德性工夫甚簡約只
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
如此更別無事○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本是兩
事細分則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
箇尊德性却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
而道問學也○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都不偏○又曰若於道理
上看太精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若德性上有不
足便須於講學上著力二者並行庶互相發明可

到黃夫輝兄之地○答劉子澄書曰日前爲學緩
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是此
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
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
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此等今乃深有
望於吾子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
也○答何叔京書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
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
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
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
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

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丹汎言語全無交涉

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又書曰某緣

日前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

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

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也

朱先生此書常在壬辰之前時先生纔踰不惑之年尚發已衰不彊之歎況魯菴下材已迫七十者乎吁其不懍懍思有以益自鞭策矣辛述謹識

心經發揮卷之四

心經附錄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禀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

合也○又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
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
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又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
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
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
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全夫太極之道
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
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
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

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又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張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

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
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
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
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
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
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
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
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
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
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
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

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之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

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靜與寂爲是而應與感爲非則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顔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

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不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
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
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
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
知非學可知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西山真氏曰此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

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庸所謂中節也約之為言正中庸慎獨之功也心無不正性無不善所以害其正喪其善者為情所累也故必先約其情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養者蓋致知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

橫渠先生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

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
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
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
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
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
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又曰學者須先
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
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 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旣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又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

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在此意顔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

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
之爲心其德亦有四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
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
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
用不待遍擧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
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
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此孔門之敎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
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
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

孝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

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廖謝問楊龜山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爲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是也是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關聲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

雖有心亦僻於無心雖有四體亦不爲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致疑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況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

吳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殊
不相似子尚要得復以此而論仁或因并說宜其語
作仁說

一南軒問天地以生物爲心此語恐未安 朱子答曰

一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所謂以生爲道者非謂將生來

一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不以文害辭可

一也○問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朱子答曰孟子

一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是發明不忍之

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說至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問云云答曰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於用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

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云云
○問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答曰某按程
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
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
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某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
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來諭乃云若專以愛
名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
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
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
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也○再書又云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

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
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
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
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
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
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
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
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
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
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
與仁了無干涉也夫性發於情情根於性未有無

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公者所以體仁亦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程子之意恐不如此○南軒復書略曰仁之為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故以

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說方見其親切蓋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也前日又謂充之義不專主於生物者蓋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真氏曰二先生往返切摩始若異而終歸於同

南軒張氏仁說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

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

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 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
謂此 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 程
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 謂
此 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
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
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
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文
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知
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包而貫通者矣是以孟
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
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在學者其可不以求仁

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朱子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

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
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
無眹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
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
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
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
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
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
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
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
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

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擧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

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資禀之粹 充養之厚

行己本末

道本末 闢異端正人心

明道程先生行狀畧　伊川程先生

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
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下未有臻
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
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
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
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
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
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
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

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
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
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
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至誠
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
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
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
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illegible]

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逭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
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
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
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
也

晦菴朱先生行狀略　　勉齋黃氏

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
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
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囑曰籍溪

胡原中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
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
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學焉
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
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證其是非
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
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
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
又曰潁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
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
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

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

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
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
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
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
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
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
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
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
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

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
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
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
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
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
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
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
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
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
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
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

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趍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

事業

明道

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
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
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
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
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
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
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
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
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
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攷其末
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

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旣已極深硏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音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淸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illegible]

而不紊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皆指
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
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
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
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
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疎密先生
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
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
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
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
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

不復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倡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

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

者不可勝數先生旣殁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紬微文詞字畫驟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

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心經附錄終